

1993年5月,北京烟花飞舞,一片春色。我去采访著名翻译家、北京大学赵萝蕤教授。

年逾80岁的赵先生用普通话向我讲述了她如何花整整12年,翻译完成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。随后,我问她:“您老去过上海吗?”

赵先生听了,立刻笑起来,突然改用上海话说:“去过。上海老闹猛的。我老欢喜上海的。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城隍庙南翔小笼包,太好吃了。”

她停顿一下,又说,“一口咬下去,那是一包汤汁,实在是太鲜了!”说完还啧啧两声,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我笑道:“赵老,何时再到上海来,我请您再到城隍庙南翔小笼包店吃个够。”她连声说:“好啊,好啊!”

人们对一座城市的喜欢,常常因为一种食品或

一幢房子,也可能是那里的几个老朋友,或者是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……赵萝蕤先生就因为小笼包,喜欢上了上海。

那么,因为有几位老朋友而喜欢上海的人就更多了,比如冰心老人。

也是在那年的5月。那天上午,年届92岁的冰心老人看到我带给她

的《上海滩》杂志,很自然地和我说起了上海。她告诉我,她出生刚七个月,父母就带她到了上海,一直到四岁才随父母去了烟台。

我问她:“喜欢上海吗?”她说:“喜欢,但也有不喜欢的地方。”我

有点愕然,屏住气听老人说。冰心老人严肃地说:“当年,我最恨上海马路上的‘红头阿三’,他们经常在马路上漫骂殴打中国老百姓。”

“是呀,着实可恨!”我附和道。“但是,上海也有我喜欢的东西。”冰心老人说。

我问:“哪些事?”冰心老人告诉我:“上海很早就是一座开放城市,汇集了各种人才。进步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

跃!1946年,我到上海,会见了巴金等老朋友。后来在1980年,我从日本访问回国路过上海时,曾在上海逗留了几天,再次见到了巴金等许多老朋友。”

说到这里,她有点遗憾地说:“又是十几年过去了,真想再去上海,与上海的老朋友们再聚聚,但医生不允许。好在上海的老朋友常给我来信。昨天又收到了巴金的信,很高兴。”

我说:“这么多老朋友给您来信,那么您对上海的发展一定很了解吧。”

“是呀。”冰心老人高兴地说,“我不仅看上海老朋友来信,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浦东已经开发开放,还造了大桥,开了公路,很高兴。我希望浦东能建成一座新的上海城。”

我为冰心老人对上海的深厚感情而感动。此刻,我看采访时间已到,便想起身告辞。不料,冰心老人又问我:“如今上海市领导中有无女同志?”我立刻如实回答:“有!”

并说出那位女副市长的姓名。冰心老人听后开心地说:“好!多些女同志好!”

相比冰心,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喜欢上海,则是因为他在上海崇明岛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战经历。

那天,韩老与我一谈起上海,就十分感慨地说:“上海崇明岛上的老百姓爱国、豪爽、侠义、不怕牺牲。”我有点疑惑,韩念龙是贵州人,怎么会

对崇明这放生桥上行放生之事,祈愿这一年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!

走过放生桥,沿青石板路向前,便是建造于元代的迎祥桥,据说因当时蒙古族骑兵常常策马过桥,故迎祥桥面铺成砖石,且无台阶及护栏。初次登上迎祥桥的我,面对两边没有护栏的桥,心中不免有些害怕,走了几步便返回岸边。

在先生的鼓励、陪伴下,我再次走上迎祥桥。站在桥上,千年烽烟已逝,古镇风貌依然。两岸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,静静地倒映于一池碧波。而连接两岸的,便是这一座座石桥。

世间万物,皆有性格。桥有桥的性情,水有水的个性。桥养历史,水生万物,它们以各自的方向,在天地间汇合交融。人世更需要用真诚去搭建信任之桥、友谊之桥,用真心去搭建理解之桥、宽容之桥,用真情去搭建爱心之

桥、和平之桥……

国庆假日到金泽古镇来看桥。因为

有桥,我们能横跨古今,在上塘街与下塘街自由行走,在历史与未来间任意穿梭。一座座立于天地间的石桥,如同一条条腰带,束在金泽古镇蜿蜒曲折的河道上,为这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,平添了别样的风采。

### 沈周给秋天的诗

胡烟

翩之势,似夫轮历之声。”具体操作,是以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次第

“摘”“剔”“挑”同一根弦的同一位置,连得三声。我不会弹古琴,只能揣摩,觉得贴切。

关于“郭索”一词的来历,宋代傅肱在《蟹谱》中有描述:“以其横行,则曰螃蟹;以其行声,则曰郭索;以其外骨,则曰介士;以其内空,则曰无肠。”

又想起,画家徐渭喜用泼墨法画螃蟹,题诗:“梦中有割剉肠看,笑我肠中只酒香。”取“无肠”的意思。然而,最早提到“无肠”的,是晋代葛洪,他在《抱朴子》中说:“称无肠公子者,蟹也。”

元人李祁进一步注解:“吾虽横行,而吾实无肠,无肠则无藏,无藏则于物无伤也。”无肠原来是好事,约等于没心没肺。

最后回到沈周。沈周画什么,都是“于物无伤”,温和敦厚。《郭索图》中的螃蟹,稚拙活泼,有独立人格,显然不是被当作吃食的。沈周笔下,除了山水,物种很多,有花鸟,有菜蔬,有鸡鸭鹅,有狗,有蛤蜊,总之离不开江南文人的平常日子。他一生没有出仕,也不曾经历重大坎坷,守着一山一水,看着花草枯荣,品着粗茶淡饭,感悟人生,用水墨给世间留一段温存。

又想起,沈周还有《盆菊幽赏图》,几个朋友围坐在园林中央的茅草屋,喝酒聊天。屋子周围,一盆盆菊花开得正好。吃蟹、赏菊,都是沈周写给秋天的诗。

晨光唤醒十月第一个黎明,金风送来江南果实的芳香。普天同庆的欢乐假期,我们驱车前往金泽古镇,赴一场神往已久的“桥乡”之约。

素有“江南第一桥乡”之称的金泽古镇,坐落在上海青浦区西南,因“水乡泽国,鱼米赛金”取名金泽。

沿着颐浩禅寺幽深的石径进入金泽古镇,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:此岸水杉葱茏,彼岸银杏初黄,千年古刹静立立于秋阳下,几叶彩色小舟散落在池碧波中,红黄相间的爬山虎,背靠白色院墙,在十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,几座各具特色的石桥,横卧千年流水之上……

金泽水多,桥自然也多,素有“桥乡”之称。古桥跨越千年,风姿犹现。步入上塘街,往日幽静的小巷,此刻热闹非凡,歌声、吆喝声,谱成一首国泰民安的华美乐章。穿过一路欢声笑语,我来到一座在阳光下隐约泛着紫色荧光的桥下,它便是号称“上海第一桥”的普济桥。桥旁铭牌记载,此

桥建于咸淳之年,是上海地区最古老的桥。因建造铺桥的石头以紫石居多,阳光照耀,桥面尤为晶莹透亮,一眼望去,宛若宝石之桥。

除普济桥外,金泽古镇核心区至今完好保存着宋、元、明、清所建的六座古桥梁。其中,元代金泽人林青建造的林老桥,因其为家乡建桥、建庙,福泽百姓,被金泽后人所传颂。而寓意人桥两团圆的如意桥又称祖师桥,为金泽古镇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单孔石拱桥。



华韵天成 (中国画) 张吉

跃!1946年,我到上海,会见了巴金等老朋友。后来在1980年,我从日本访问回国路过上海时,曾在上海逗留了几天,再次见到了巴金等许多老朋友。”

说到这里,她有点遗憾地说:“又是十几年过去了,真想再去上海,与上海的老朋友们再聚聚,但医生不允许。好在上海的老朋友常给我来信。昨天又收到了巴金的信,很高兴。”

我说:“这么多老朋友给您来信,那么您对上海的发展一定很了解吧。”

“是呀。”冰心老人高兴地说,“我不仅看上海老朋友来信,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浦东已经开发开放,还造了大桥,开了公路,很高兴。我希望浦东能建成一座新的上海城。”

我为冰心老人对上海的深厚感情而感动。此刻,我看采访时间已到,便想起身告辞。不料,冰心老人又问我:“如今上海市领导中有无女同志?”我立刻如实回答:“有!”

并说出那位女副市长的姓名。冰心老人听后开心地说:“好!多些女同志好!”

相比冰心,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喜欢上海,则是因为他在上海崇明岛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战经历。

那天,韩老与我一谈起上海,就十分感慨地说:“上海崇明岛上的老百姓爱国、豪爽、侠义、不怕牺牲。”我有点疑惑,韩念龙是贵州人,怎么会

对崇明这放生桥上行放生之事,祈愿这一年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!

走过放生桥,沿青石板路向前,便是建造于元代的迎祥桥,据说因当时蒙古族骑兵常常策马过桥,故迎祥桥面铺成砖石,且无台阶及护栏。初次登上迎祥桥的我,面对两边没有护栏的桥,心中不免有些害怕,走了几步便返回岸边。

在先生的鼓励、陪伴下,我再次走上迎祥桥。站在桥上,千年烽烟已逝,古镇风貌依然。两岸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,静静地倒映于一池碧波。而连接两岸的,便是这一座座石桥。

世间万物,皆有性格。桥有桥的性情,水有水的个性。桥养历史,水生万物,它们以各自的方向,在天地间汇合交融。人世更需要用真诚去搭建信任之桥、友谊之桥,用真心去搭建理解之桥、宽容之桥,用真情去搭建爱心之

桥、和平之桥……

国庆假日到金泽古镇来看桥。因为

有桥,我们能横跨古今,在上塘街与下塘街自由行走,在历史与未来间任意穿梭。一座座立于天地间的石桥,如同一条条腰带,束在金泽古镇蜿蜒曲折的河道上,为这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,平添了别样的风采。

迎面有一对银发老夫妻从桥上走下来。老太太感慨道:“再过几天,银杏树叶就全黄了。”老先生笑着回答:“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金秋十月吗?”

是啊,这是值得期待的辉煌十月!这是举国欢庆的金秋十月!国庆节到金泽看桥,看一座座桥,一头连接历史,一头通向未来。桥卧江河之上,高出湖海之巅。让我们共同搭一座中华民族同心桥,联通更加辉煌与强盛的未来。

今天

是祖国母亲的生日。这个伟大的日子,是千千万万同胞浴血奋战换来的,他们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印记。

10月1日,对我家来说,同样意义非凡。为了共和国捐躯的亲人,您可安好?我从未见过的亲叔叔——管同生,新四军战士,至今不知在何地殉国,唯有革命烈士证,留在故乡亲人的手中,留下永远的思念……

故乡盐城,建城2000多年,民风淳朴,重视文化,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生长于此。城市标志是新四军骑兵铜像,年轻英勇的新四军战士身背大刀,手握缰绳,骑在高扬前蹄的战马上,面向敌阵昂首向前。一座城,为此有了灵魂,英武之气滋养了多少儿女!

那年叔叔参军,正是新四军受挫之时。1941年1月初,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。刘少奇、陈毅奉命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,部队急需兵源,二十岁出头的叔叔毅然扛起枪……遗憾的是,家中没有叔叔的照片。儿时曾问过父亲,叔叔长什么样?父亲回忆说:一米七几,长方脸,五官正,眼有神,很精干,穿军装像“白袍小将”赵子龙!

纵观抗战,老家作为华中地区抗日核心,风起云涌,战斗异常激烈。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,新四军8万余人血洒疆场,为国捐躯。正是凭着“铁一般的信仰、铁一般的纪律、铁一般的担当”,新四军与八路军相互呼应,牵制日军战略进攻“后腿”,粉碎了其全面控制华中的图谋,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盐城结构呈“田”字形,四周是宽阔的串场河,城中南北、东西有大街,十分

热闹。城里小街的名字很好听,如亮月街、毓龙桥……1938年4月26日,盐城在日军铁蹄下沦陷,至抗战胜利,市民伤亡57

万余人,对日寇的抗争,这片土地从未屈服。父亲告诉我:鬼子精得狠,平时窝在据点里,我叔叔年纪小、灵活,新四军有时让他去侦察,回来就将看到的如实说,最后摸准鬼子、伪军情况……

“皖南事变”后,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,日军实施一轮轮“扫荡”“清乡”,盐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时期。叔叔参军,领到一支“汉阳造”,5发子弹,4枚手榴弹。鬼子狡猾凶狠,不好打,叔叔随队南征北战。后来统计,抗战期间,盐城4次陷落,新四军在这片土地上对敌作战3万多次,毙伤敌29万余人,新四军亦有将士以身殉国,其中团以上军官就达300多人。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,为国征战几人回!

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给我家送来了“光荣人家”牌匾,母亲看得重,常年擦拭得一尘不染,让人随便动;把叔叔的“革命烈士证”用手帕包好,放到箱子里,更是当个宝贝。那些年,一到春节,地方政府总会登门慰问,送年画和慰问信,往墙上粘贴时,父母亲齐动手,万分认真,不让我们插手,怕弄脏了、弄坏了。

历史不应忘记,也不能忘记。想起叔叔,看看世界,很多事就想明白了,知道如何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

千山青黛,万里层云,厚重岁月里的思念是永恒的。一些过客,如烟飘散;一些远行之人,让我们永远珍爱!

管苏清

激动,停了一会儿说:“我是在崇明老百姓的掩护下,才得以养好病安全撤退到苏北根据地的。”

“后来,您与崇明的老百姓有联系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有哇!”韩老高兴地说,“去年冬天,我当年的房东苏雅英同志还在其女儿、女婿陪同下,特地从上海崇明岛来北京看望我和老伴,我十分激动。”

“这份深情厚谊真使我感动!”我说。“是呀!”韩老继续说,“苏雅英当年还是个年轻姑娘,有文化,家境不错,住房宽敞,我们游击队常在她家休息和隐蔽。其实,她家没有一个在党的,但却十分可靠,不怕汉奸告密,不怕鬼子屠杀。十分了不起!几十年来,她一直与我们保持通信联系。”

韩老的深情讲述使我明白了,他喜欢上海,是源于与上海崇明人民在抗日烽火中,结下的生死情谊。

说到

这里,韩老有点

老百姓这么了解呢?韩老告诉我,1939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,秋天,上级领导刘长胜派他到崇明与茅理、陈国权同志一起领导崇明抗日民众自卫总队,担任政训处副主任,主管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。不久,他们指挥部队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,但也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。在日军调集重兵大扫荡之前,部队奉命撤出崇明,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可是,当时韩念龙病重不便转移,只能留在岛上隐藏起来,由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群众掩护照顾。敌人清剿落空后,便对崇明老百姓进行威逼利诱:交出抗日游击队员有赏,否则就杀头。可是,竟没有一人屈从。于是,日军就对岛上抗日群众进行残害,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竖河镇大烧杀。

说到

这里,韩老有点

## 心中的亲人

管苏清

激动,停了一会儿说:“我是在崇明老百姓的掩护下,才得以养好病安全撤退到苏北根据地的。”

“后来,您与崇明的老百姓有联系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有哇!”韩老高兴地说,“去年冬天,我当年的房东苏雅英同志还在其女儿、女婿陪同下,特地从上海崇明岛来北京看望我和老伴,我十分激动。”

“这份深情厚谊真使我感动!”我说。“是呀!”韩老继续说,“苏雅英当年还是个年轻姑娘,有文化,家境不错,住房宽敞,我们游击队常在她家休息和隐蔽。其实,她家没有一个在党的,但却十分可靠,不怕汉奸告密,不怕鬼子屠杀。十分了不起!几十年来,她一直与我们保持通信联系。”

韩老的深情讲述使我明白了,他喜欢上海,是源于与上海崇明人民在抗日烽火中,结下的生死情谊。

说到

这里,韩老有点

老百姓这么了解呢?韩老告诉我,1939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,秋天,上级领导刘长胜派他到崇明与茅理、陈国权同志一起领导崇明抗日民众自卫总队,担任政训处副主任,主管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。不久,他们指挥部队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,但也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。在日军调集重兵大扫荡之前,部队奉命撤出崇明,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可是,当时韩念龙病重不便转移,只能留在岛上隐藏起来,由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群众掩护照顾。敌人清剿落空后,便对崇明老百姓进行威逼利诱:交出抗日游击队员有赏,否则就杀头。可是,竟没有一人屈从。于是,日军就对岛上抗日群众进行残害,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竖河镇大烧杀。

说到

这里,韩老有点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夜光杯

今天

我们怎样过节

责编:郭影 沈琦华

一大早,我在桌上插上一面小红旗,静待一位客人来访。明请看本栏。

今日谈

今天

我们怎样过节

责编:郭影 沈琦华

一大早,我在桌上插上一面小红旗,静待一位客人来访。明请看本栏。

今日谈

今天

我们怎样过节